

风从汶川来

曹辉



今日汶川县映秀镇。

汶川县委宣传部供图

2008年的孟夏，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因一场大地震而牵动了亿万人的心。16年后的初秋，我第一次来到汶川，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副刊编辑一起参加“天府无忧谷·康养新汶川——中国文化记者汶川行”主题采访活动，实地感受汶川的巨变。

汶川的风，轻柔地拂过滔滔岷江、悠悠汶山，带着大禹故里的古老传说，穿梭于历史的破碎与现实的复兴之间。风，是这片土地最温柔的笔触，也是见证沧桑巨变、记录重生希望的信使。

在那场牵动世人的灾难来临之前，汶川的风，宛若一位悠然自得的诗人，轻轻摇曳在时光的河流之上，以它独有的韵律，吟唱着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宁静与和谐。它，不急不缓，只是静静地、温柔地穿梭于涂禹山的青翠与岷江水的氤氲波光之间，仿佛每一缕风都带着大自然的密语，轻轻地、悄悄地，讲述着关于岁月静好、时光悠长的故事。

涂禹山，那座承载着大禹治水传说的山峦，在风的轻抚下更显生机勃勃，翠绿欲滴的树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是大地母亲在低语，讲述着千年的智慧与坚韧。

而岷江水，那条滋养了无数代汶川儿女的母亲河，在风的吹拂和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每一道光都像大自然最精致的笔触，勾勒出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

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在最不经意的瞬间，改写历史的篇章。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带着雷霆万钧之势，猛然间打破了汶川长久以来的宁静与和谐。那一刻，风，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

所震慑，骤然间变得狂野而猛烈，不再是那个轻抚山川、低吟浅唱的诗人，而是化身为一位悲愤的吟游歌手，带着无尽的悲痛与绝望，在汶川的上空呼啸而过，向整个世界宣告这场灾难的降临。

渡口中学遗址，那片曾经充满欢声笑语、书声琅琅的土地，却只剩下了断壁残垣，默默诉说着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水磨古镇，昔日的古建筑顷刻间轰然倒塌，那些承载着千年历史与文化韵味的亭台楼阁，化作了满地碎石与尘埃，让人心生无尽的惋惜与悲凉。赵公村由于震前的工业污染而变得浑浊恶臭、污水横流，侵蚀着每一寸土地，也侵蚀着村民们的心。

风，它仿佛在低语，带着无尽的悲怆，穿梭在每一块碎石之间，游走于每一片废墟之上，仿佛在哀嚎着那些消逝的灵魂，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悲鸣与泪水。

百废待兴，砥砺前行。十六载光阴缓缓流淌，汶川的风，历经时光的雕琢与洗礼，再度变得宁静而祥和，恰似一位历经沧桑后久别重逢的故人，温柔地拂过这片重生的土地，每一寸都蕴含着新生的希望与温暖。如今的汶川，涂禹山欢、岷江水笑、映秀花开，曾经的山河破碎之地，已然在灾难中浴火重生，书写出了一幕幕令人惊叹的“中国奇迹”。

漫步在重建后的映秀古镇，渡口中学遗址巍然矗立，宛若历史之碑铭记苍穹。我们手捧黄白菊花静默哀思，心怀虔诚缅怀地震亡灵。解说员之声，如泣如诉，情深意切，将16年前的惊心动魄重现眼前。步出遗址，脚下是坚实而崭新的石板路，两旁的商铺鳞次栉比，商品琳琅满目，

过街天桥人流如织，热闹非凡。不远处，民族风情的民居错落有致，色彩斑斓，宛如一幅绚丽画卷，铺展于大地之上。古镇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映秀人民从灾难阴霾中顽强崛起、重焕生机的坚韧与活力。

继续前行，来到了水磨古镇。这方自商代便孕育部落文明的沃土，历经沧桑岁月，得广东佛山深情援手，依照其古朴建筑脉络，精心修复，力求修旧如旧，使往昔古镇风貌得以翩然再现。如今之水磨，藏、羌、汉等多民族和谐共融，是离成渝地区最近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享有“丹青水磨”的美誉。古镇店铺林立，游客们或品茗于古色古香的茶馆，或选购于手工艺品店，或闲坐于青石板上，享受着这份难得的宁静与悠闲。这里的悠长古韵，仿佛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卷，在风的吹拂下更为灵动。

此时的风，也将渡口镇赵公村昔日工业污染的阴霾一吹而散。地震后，所有工厂依法关停，拆除殆尽。大气、水体、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如铁律般施行，生态环境得以复苏，绿水青山再现人间。如今的赵公村，林木葱茏，山间溪流潺潺，年平均气温14℃，凉爽宜人，成为川西名副其实的康养圣地。他们积极探索乡村旅游“升级版”，建成规模性民宿农家乐20余家，全年增收逾百万元。昔日绿水青山，今朝已化为金山银山。

停下脚步，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受着这股来自汶川的清风。它带着希望与梦想，在我的耳边呢喃，诉说着汶川人民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见证着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复兴之路。

新诗新韵

七律五首

胡代松

重登岳麓山赏枫

又见漫山枫叶红，当年景致与今同。
投书报国豪情壮，携笔从戎胆魄雄。
心事擎云依旧在，人生得失笑谈中。
青春总觉流光慢，老境方知岁月匆。

从戎

冷月清辉透绿窗，军营夙夜守吾邦。
关山征战不辞远，帷幄筹谋谁可双。
万里封侯非本意，半生求道未曾降。
于今民富金甌固，无悔青春汗几缸。

珠玑古巷

寻根问祖到珠玑，昔日辉煌已式微。
拓展岭南延血脉，徙迁海外立新猷。
八千广府家山忆，百万华侨梓梓归。
驿道残缺街巷损，唯留传说溯朝朝。

忆昔

忆昔军营依水磨，烟波浩岛结吾庐。
楼船夜泊涛声急，甲帐晨操胆气舒。
历尽艰辛辞战友，归来燕息向诗书。
而今俯仰沉浮事，云淡风轻自晏如。

再到武昌

三年疾疫话艰难，再到江城忆若年。
满腹忧思归大海，回眸秋景眺东湖。
当时首义硝烟远，此刻红楼游客趋。
世运变迁谁可测，如今万里奏来于。

古村新貌

走进古冲

张家和

农历十月，秋归冬回。古冲，该红的红了，该黄的黄了，该坠落的开始坠落，该枯萎的开始枯萎。但“十月小阳春”，绿的还在绿油油地绿，青的还在幽幽地青，蓝的照样大大方方地蓝。看来，万紫千红不仅是春天的底色，也同样是深秋与初冬的风景。

芷江常有光顾，古冲还是第一次“登门”。此时此刻，置身于万亩橘海，蓝天碧空，万里如洗。阳光温存地照耀起伏的山岗丛林，照耀一树树累累硕果。这个时节的山外，早熟的柑橘已经下树，古冲的冰糖橙却还在成熟的路上，但用不了十天半月，采摘的歌声笑声将在橘海里此起彼伏。收获，是这个时节古冲最动人的风景与风情。

古冲距被誉为“和平之城”的芷江县城和“火车拖来的城市”怀化，都在四十公里左右，不算很近，也不算太远。但在“村村通”实现之前，走一趟县城，走一趟怀化，也并非易事，即使起早贪黑，当天也难以返回。而今，古冲人出门远行，坐在车里观山景，尤其姑娘与小伙，摩托兜兜着风，县城、怀化一天几个来回。落后的交通条件改善了，封闭的山门打开了，被世人叹为“路难行、地难种、水难喝、饭难饱”的村寨今非昔比，也被放在山歌里唱来唱去的“有女莫嫁古冲黄，嫁了也是受罪多。山上只有茅草棚，山下只有泥水喝”的山水日新月异。

八平方公里的秀美山川，一万三千七百多亩的肥沃土地，十七个村民小组，一千五百多人口，集体和个人收入逐年增长，去年分别达到五十多万元和两万多元。古冲由穷到富，由富到强，由拙变美。近年，参加乡村旅游的人来了一批又一批，有怀化的，有长沙的，也有重庆的和贵州的。村歌《冰糖橙之恋》代表湖南赛区参加“中国村歌大赛”，荣获了二等奖。“全国生态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妇联巾帼示范村”“全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等“国字号”“省字号”的殊荣，一项接着一项。古冲，跻身于全国农村先进行列。

古冲曾长期处在贫穷落后的行列里。进入“新时期”，国家扶贫帮困，古冲脱贫致富。乡村振兴，古冲再接再厉。这一路走来，古冲风生水起，无限风光。古冲也有人外出打工，也有人进城经商，但没有忘记脚下沉默不语的“一亩三分地”，没有忘记自家门前屋后的绿树丛林连绵山岗。向土地要财富，让青山变金山，是古冲这些年来诸多选择中的智慧选择。于是有了一百多个家庭农场，有了万亩橘海和两千多亩中药材基地。

芷江是侗族自治县。侗族，一个载歌载舞的民族，一个把日子放在歌里过的民族。芷江是清代沅州府的治所，虽然汉化普及较早，但侗文化却一直活跃在这块土地上。横卧溪流之上的廊桥，长方形的饭桌与长条形板凳从这头摆到那头，古冲人用侗家待客的最高规格合龙宴，款待我们这群不速之客。大家喝得醉眼朦胧，唱得激情飞扬。那酒与歌似是少了些许侗家风味，掺入了一些流行音乐元素，但他们表达的情感真诚热烈：“芬芳的兰花哟，盛开在侗家的门庭。幸福的侗家哟，难忘那温暖的春风……”

古冲，一个怀旧不恋旧、遵古不泥古、守正不守成的地方，一个传承与创新并举、经济与文化共荣的地方。

城市故事

繁华立竹路

蒋鸣鸣

立竹路，连通湘潭市内主干道韶山西路和昭潭地域，穿行于店铺林立、人口稠密的地段，10余米宽、400米长，人车辐辏、鼎盛繁华。

昔日，它遍布菜地、粪坑和破旧屋舍，属市郊昭潭乡（今天的昭潭街道）范围。1992年，市、区于该乡设立特区，且开发此一路段。经30年时光，将其打造成兴盛、繁荣的街路。

你瞧，路旁门店，已成菜市。牛羊猪肉笼中鸡鸭鲜活，鱼虾及香浓卤味，不可胜数。一条条、一块块、一腿腿被挂上横木架的鲜肉，诱惑主妇，购入提篮。“猪肉佬”店，中年夫妇早上6点营业，11时卖完一头半猪后，拉下卷闸门。其他肉铺至下午三四点，方歇摊归家。“绿园蔬菜”“绿尚生鲜超市”等，红白绿黄青紫，推出门外，老板过秤、报价，忙得喉咙嘶哑。“放心蔬菜”小店，亦蒸蒸日上。年轻老板，嘴快，无论啥菜，他能说出个“子丑寅卯”的好处来。如2.5元、5元一斤的丝瓜一齐摆那。莫非便宜的味不好？他解释，2.5元丝瓜，身材歪扭、模样出老，味道不差！”味道不好，你下次莫来就是！”买回下锅，果真不赖。

鱼店，雄鱼草鱼，游弋于盆。娘子门外剖鲜鱼，男子屋内处理雄鱼草鱼——雄鱼10元、草鱼8元。他边吆喝边掏心掏肺掏肝掏腮，血水沿砧板边流淌。“来条雄鱼吧！”话音刚落，女子搁下刀子，手指抹布，捞网朝盆内一探，鱼人网扭动。她拈起木槌“啪啪”捶几下鱼头，鱼便挺直腰身！她将鱼略洗洗，递给男人称重、开膛；小谢豆制品店，水豆腐油豆腐米豆腐魔芋豆腐白香干酱干白皮叶等，摆满浅浅的铝铁盆中，年近不惑的清秀女子，麻利地过秤、装袋，且口中应答，纹丝

不乱……

“民以食为天”，除鲜活菜场外，水果超市、炒货铺也生意兴隆，餐饮店更红红火火。办喜宴，你去隔壁“富民城”或迎宾路的豪华酒家、大型饭店吧，这儿属钵子饭自助餐粉面馄饨的“一统天下”。早餐七八元下碗面或粉、磕只鸡蛋，再花两三元添几块红烧肉或牛腩，于一溜小碗中舀点剁辣椒芹菜碎大蒜油渣子等，包你吃好。中晚餐你点两钵饭、一荤一素，20元左右，也能吃饱。

福建佬“馄饨王”铺，三四十平方米，有馄饨水饺油条擀面米粉等，以馄饨为“王”。猪肉馅粉身碎骨，师傅坐于案旁，馅入薄皮，轻轻一滚……片刻工夫，摆满木板。沸水锅中，滚四五分钟捞出，边吹拂边咀嚼：烫嘴、鲜嫩、爽口，缓缓入腹，连声叫好。早晨6点开门、晚9点锁门，未曾断过客流。你嫌人多闷热，屋檐下小圆桌、塑料凳，任你去坐，无人干涉。

摩托穿越路中，绵延不断；汽车缓慢驾驶，如老者行走。路旁“教师公寓村”，迁入了高校教师；“立竹新村”，住下拆迁户与购房人。虽摩肩接踵、车水马龙，然人车互让，秩序井然。

人口稠密，政务服务，日渐到位。路右侧，宽敞院落，4层楼房加政务服务大厅，系“宝丰街社区”所在地。“上面千根线，下面一针”——社区的写照。充实社区力量、改善办公环境、加强基层治理，已成党政共识。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路左侧，成小病问诊、血压测量、平常体检、开方取药者的趋之若鹜场所。进出居民，络绎不绝，以中老年居多。我每月初、月底各来一趟，从不耽误。

我土生土长的家乡白鱼滩和昭陵有着极为相似的水域，看着湘江河长大的我，没少吃湘江河里的鱼，来到昭陵让我似是回到了娘家。

记得小时候，大哥是最擅长去湘江河里搞鱼的。那时株洲洲口段的航电枢纽还没开建，枯水季节，有河滩，有浅水区，还有长长的“档”，都是用好大一块的石头堆砌而成，用来拦截河水往狭窄的河道流，让船只得以顺畅地行驶。走到“档”的尽头，感觉与对河仅几米宽。“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的季节，在湘江河滩摸鱼、钓鱼，网鱼都是很便捷的事情，而秋冬季难度大很多。

自古以来昭陵的渔业资源十分丰富，尤其是昭陵潭里出产的鳊鱼，肉鲜味美，久负盛名。

因工作需要，今年来往昭陵参观考察四五次了，不仅饱了眼福，也饱了口福，每次都吃了鳊鱼。上一次带了十个网友到昭陵采风，在昭陵滩头见到一位年近七旬的大爷在垂钓，脚下有一个小网放在水里，已经钓了好几条活蹦乱跳的鱼儿。我们于是跟他买了一条黑青大鳊鱼。他家就住在江边，他老伴给我们迅速剖好，洗干净，我们将还有体温的鱼儿提到昭陵食堂加工。昭陵居委会甘彬书记将起袖子亲自下厨，半小时后端上一大盆黄焖鳊鱼出来了。大家尝着色香味俱全的鳊鱼，赞美之声不绝于耳。吃到最后，脸盆里汤都不见了，所有的配料菜也被吃完了。甘书记在选择食材、腌制鱼肉、准备调料、烹饪方法等等全盘公开，自嘲为“昭陵功夫鱼”。原来，他年轻时交过学费，干厨师都干了好几年。

回想大爷悠闲自在垂钓，那神情和练太极、气功没区别。远处黛山起伏，波光粼粼。近处河水澄澈见底，小鱼小虾嬉戏成群。偶尔有船只经过，没有了范仲淹“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的诗情画意了。岸边的植物依然

在昭陵吃『功夫鱼』

姜满珍



繁茂，古老的香樟树如一把巨伞为大爷遮荫蔽日，也为行人挡风避雨，与樟树并肩而立的，还有一棵年逾百岁的老槐树，在这么美的地方垂钓，如同欧阳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昭陵街上来了一位外来有识之士，买了这里的旧房子翻新成小四合院，取了一个很有禅意的名字“观自在”。休闲时，大家来这里喝茶发呆钓鱼会友，乐此不疲。我在小院前品读了主人的门联：瑞日芝兰光甲第，春风棠棣振家声。横批：观自在。主人向往自由自在地生活，但还是希望子孙后代光宗耀祖、振兴家庭、挣得名誉，为国家效力。